



境界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十周年文集

主编 孙彦军 执行主编 朱华祥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境界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十周年文集

主编 孙彦军 执行主编 朱华祥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境界——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十周年文集/孙彦军主编.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81127-985-6

I. ①境… II. ①孙… III. ①电视(艺术)—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技术学校—文集 IV. ①J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2797 号

境界——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十周年文集

主 编 孙彦军

执行主编 朱华祥

策 划 朱华祥 阳金洲

责任编辑 阳金洲

特约编辑 卢东晓

封面设计 孙 鹏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30×988 mm 1/16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7-985-6/J·985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总序

雏凤凌空 十载奋飞

赵 健

香港回归祖国,促使香港、内地文化艺术界的交流合作异常频繁活跃。适逢新旧世纪交接良时,香港亚洲电视台与曾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扮演刘备的表演艺术家孙彦军集思创建一所新型的演艺学院。

拟建成的学院将是一所围绕电视生产开设各相关艺术与技术专业的综合职业高校,突出产、学、研结合的特色;并以成品教学的理念使教学与生产紧密相衔、高度结合;师资配置上则采取聘邀有丰富创作与艺术生产经验的专家艺术家和专业艺术教育家的方式,突出双师型特点。曾在中戏、上戏、北电、北广、军艺、吉艺等校工作过的资深教育家和来自北影、长影、珠影、峨影、中央与地方电视台、青艺、实验、上海、哈尔滨、广州等话剧院、团的艺术家们纷纷加盟办学。

2000年金秋,以孙彦军为院长的亚视学院正式建成,至今已逾十载。

十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全院同人齐心协力奋斗下,年年攀登新台阶:由不断地明确目标、调整定位,使学校由成专而普专,由非学历而国家承认学历。

2007年通过了教育部专家组严格的人才培养水平评估;2009年又顺利通过了广东省教育厅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教学评估。这对一所民办院校殊非易事。

办学十年,一路艰辛;办学十年,成绩斐然,真可谓“雏凤凌空、十载奋飞”!而今,这所以电视为中心的高职高专层次、多门类综合艺术院校,已成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华南地区的一个艺术教育品牌。

艺术院校的办学成果应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即出人才、出作品、出

教材……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办学十年来已毕业学生8届三千余人,他们多数工作于各地基层广播电视台站、文化企事业单位、广告公司、演出公司等相关职业单位,也有校友任职于高端文化与电视部门及剧组,并有不少文化产业创业者。作为实用性高专人才,就业状况是良好的。

学校“重视基础、强调实践、采用成品、快速培养”的教学方针中,成品教学的理念是为领导者所格外推崇的。办学头年,即以20集电视剧《秋风瑟瑟》的拍摄进行综合教学、综合实训。此后,每年都有数部实训教学剧目诞生。

师资建设与教材建设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大计!亚视学院正为此而不懈努力。难能可贵的是,学院花大力气组织了以下教材编写:

- 1.《电视编导基础教程》(邢益勋撰)
- 2.《影视镜头前的表演》(孙彦军、于滨撰)
- 3.《演员的形体训练》(王世芳撰)
- 4.《化装造型与实操技巧》(李金祥撰)
- 5.《实用音响录音技术》(朱慰中撰)
- 6.《境界——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十周年文集》(孙彦军主编)

这类可适用于高职高专层次专业院校教学的、操作性很强的系列教材,在全国范围亦属稀缺,因此它的诞生,便是一种创举与贡献。应当向作者们致敬致贺。

诚然,编撰仓促,不足难免,热忱希望同道指正。同时也希望青年读者提出反馈性意见与建议,因为这套丛书是奉献给你们的!

2010年春 于广东东莞塘厦湖景度假村

序

十年生聚 十年守望

张健钟

都说是“十年树人，百年树木”。

树是有用之材，树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创建于2000年，走过了骄人的十年风雨路。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专家，在这里留下一句评语：可以成为华南地区艺术职业教学的品牌学院。

这本文集选编的教师文章，基本出自学院《演艺学报》各期所载，展现了全院教师在“教学研究”、“实训探讨”和教书育人等方面的感知。撰文者有国内著名的教授、艺术家，也有一批仍然活跃在演艺界一线的行家里手，以及伴随学院一起成长的新兴力量。

十年的摸爬滚打，使认识不断深化。其中，有过踌躇，有过烦恼，更有过欢乐，有过向往。文章所写都是朴实无华的肺腑之言，是建院十年教学工作的最生动的展现。

第一篇是院长孙彦军的文章。他本是中戏优秀生，后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副院长，饰演电视剧《三国演义》刘备一角使他誉满全国。十年前，求师的睿智和演艺的灵性，萌生了他的办学之心。他在哈尔滨招生现场，对家长们拍着胸脯说：“把孩子放心交给我吧，我在演艺学院是不会走的。”一句承诺，尚在演艺黄金时代的他，在民办学院难以言状的各种压力下，带领学院走到了今天。他在文章中说，要在心中建造一座表演艺术的“金山”。他的力量来自于他的前辈和老师。

办学的关键在于教师队伍。这是教育界的真理。在文集中，我们可以看

到诸多教师对学术的分析、对育人的境界。

赵健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资深教授,演戏无数,桃李满天下。新版电视剧《红楼梦》里还有他的风采。他在学院办过师资班,语出皆成经典,如:“成也教师,败也教师”。他重温斯坦尼表演体系,如数家珍。

朱慰中是中央电视台录音技术的专家,现在依然经常参与重大项目技术审定。他教的学生就业率高。以前,他不会想到年老了会在广东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

王世芳是东莞市优秀教师。她编创了一套非常切合影视表演的形体训练教材,令人大开眼界。她诲人不倦,许多学生是她粉丝,亲昵地称她“王妈”。

邢益勋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改革开放之初他的剧作就在全中国振聋发聩。他所讲之审美移情与素质教育,切中当今国民教育的时弊,自然也是大学教学之要。

于滨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级摄影师,关于影视的区别与特性,他解释得非常实在。

邱克的音乐课教学严谨,坚持科学发声训练。这在年轻人歌星梦汹涌澎湃的大潮里尤显清风拂耳。授课同时,他还主动给几个青年教师上提高课。

我还要提一位青年教师,他叫李科,是本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他写的拍摄教学片《青春的颜色》的体会,表明这一批老师正在迅速成长。

还有许多文章使我受益,限于篇幅无法在此尽述。

塘厦镇 GDP 赫赫有名,好几座五星级酒店熠熠生光,学院相邻便是高档湖畔别墅……但我们这些教师却安居于朗朗课堂,奔走于实训拍片现场。净土之上,青灯之下,不求喧嚣于闹市,唯求务实于学子,称得上是教师的本色。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祈望学院多想想不足的地方,多望望明天会更好。

我还想说:有眼界,就有境界;有思路,就有出路;有作为,就有地位;有实力,就有魅力。

2010年4月10日于北京

目 录

总序 雏凤凌空 十载奋飞	赵健 1
序 十年生聚 十年守望	张健钟 1
他教我怎么演戏	2
我心中的那座表演“金山”	5
努力构建艺术职业教育的价值体系	12
重温斯氏演剧体系	23
审美移情与素质教育	35
电影里的细节 细节里的电影	42
影视艺术学习研讨方法刍议	49
浅谈电影与电视的区别与特性	57
素质教育在播音主持教学上的体现	63
数字录音新的实用概念介绍与分析	69
职业学院声乐专业课两年课堂教学内容之探研	79
《雷雨》中的人物和结构	84
灵活肢体 激发创造	91
实训就是要训实	101
漫谈历史剧的化装造型	108
创新设计学科的基础教学	114
从《俄底浦斯王》看《雷雨》回顾式的戏剧结构	118
从影视服装的现状谈如何构建影视服装专业	124

论照明专业在影视拍摄中的作用	129
略论亚视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的构建策略	135
声乐专业学生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145
歌唱中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150
从《青春的颜色》浅谈表演生活化特征	156
感悟“成品教学”	163
闻暗香而知天下皆春	169
古典中的个性美	177
从黑格尔美学看艺术创造的实践性	185
高校计算机公共课改革研究	190
艺术职业学院“两课”教学的困境和出路	196
浅谈高职艺术院校毕业生就业现状及对策	201
附录 十年大事记	208



孙彦军

院长，国家一级演员，享有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原中国青艺副院长、影视导演，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委。曾获文化部表演一等奖、文化部优秀表演奖等。主要影视作品：《三国演义》饰刘备、《刺杀汪精卫》饰汪精卫、《孙武》饰孙武兼导演、《反贪局长》饰局长；主要戏剧作品：《蒙塞拉》、《老分流镇》、《魔方》、《在这个家庭里》等。

他教我怎么演戏

——怀念戏剧大师吴雪

孙彦军

1974年我在中戏读表演系。从入学开始“批林批孔”到批列斯里、斯坦尼……真正在课堂上没有多少,我和很多同学都有些厌倦了。虽然演了一些小戏,但多数是关于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事。大批判我一点也不想搞,情绪有些低落,甚至向老师提出不读了,要回大庆做我的工人。

一天下午,和我要好的一位老师偷偷告诉我:“吴雪要来学院做院长了!”我说:“谁能能怎么样啊?还不是天天批判啊。”

然而他很兴奋:“你知道什么,他是搞业务的呀。你们很走运,他来会抓戏的。”

大约五天后,在学生宿舍四楼的全院大会上我见到了他,他只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带有浓浓的四川口音,语速很慢。

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未见学院有什么起色,只是见到他经常坐一辆上海牌轿车进出。系里开会请他,他也很少发言,认为重要的就掏出黄牛皮纸的小本子记点什么。他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把胖胖的十个手指交叉在一块放在下巴前,冬天经常穿一件土黄色毛呢长大衣,戴一顶前进帽。

他认识我是在一次院里组织布置的大批判会上,我代表同学发言。发言中我提出光批不学是不对的,因为很多批判的东西我们都不懂是什么意思,也不符合“教育革命”。他记住了我的发言,散会的时候他留下我,问我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这样看问题?还问,你这样的发言是第一次吗?我回答他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也代表同学向院里郑重提过,但都没有用。他听我说话时神态凝重,仍然不时记些什么,偶尔还会把头仰向天花板沉思……人有时

很奇怪,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交谈,可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崇敬和亲近感,我就像炒爆豆一样把我的话都“倒”了出来。所有的话归结到一点:我要学!临那是他第一次和我握手并送我走出会议室,他的手很肉很软,给我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

我们终于要排大戏了,剧名《枫树湾》,是反映湖南农民秋收暴动的。教学组决定我演男一号赵海山。为了了解那段历史,学院特意请示文化部批准看受批判的参考片《怒潮》。一首“送君送到大路上”让我几夜没睡好。我怎么也琢磨不透这影片为什么会是毒草?同学们各种意见都有,但说它是毒草的占多数,究其原因谁也说不清。现在看来真是愚蠢,那年头让人信点什么太容易了。而且信了就当真的,连一点怀疑都没有。不是给自己撑脸,我那时就认为它不是毒草。

戏前准备的案头工作吴雪都没来,我们是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大约排了两场戏,那天吴雪突然来看连排,我们当然很兴奋,劲也憋得很足。我的第一个出场亮相是在高高的台阶上高举火把,造型很漂亮。随后仍高举火把走到台前,话说的很激昂,英雄状也很足。

两场戏连排结束,我们搬过椅子围坐在吴雪老师身边等他评论。足足有三十秒的时间他闭着眼睛,嘴唇微微蠕动。他终于坐直了身子,眼光扫视了我们一圈,又把双手合在了下巴前:“你们感觉怎么样啊?”大多数同学回答说不太好,有些紧张,也有同学说激情不够……

吴雪老师笑了:“我的耳朵都让你们给震聋了,还说激情不够?同学们,激情不是声音大呀!”他又沉默了十几秒的时间,然后缓缓地说:“你们说的话我百分之八十没听懂。还有你……”他突然指着我说:“你拿着火把站在那里不动干什么呀?漆黑的山路上你的火把举那么高给谁看呀?你走过山路吗?”他的几个提问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些窘迫。他突然激动起来,摘下前进帽扔在桌子上:“同学们呀,你们不能这样演戏啊。表现激情不在你们的声音大小。所有的道具是为人服务的,火把在这个特定环境里是照路用的,不是专门给你造型的呀!表现英雄不是造型和高声大喊,英雄也是人啊!”他的一句“英雄也是人”让大家吃惊,这样的话在当时是不能说的。但他急速把话转过来:“是啊,什么样的人才能做英雄啊?是李玉和、杨子荣……我们要向英雄学习,但得把英雄演好呀!怎么能演好?要找到英雄的心理状

态……”

他的话讲坏了。有人认为他来学院后的一系列言行证明他是要“复辟”。学院军宣队开始召集人组织写批判他的大字报。那年正好是唐山大地震，学院的地震棚墙上贴满了声讨他的大字报。一时间“吴雪要把我们领向何处？”的大块标语也贴满校墙。军宣队找我谈，让我揭发吴雪的错误。我回答说，他没有错误，他领导排的大戏正是教育革命的成果。回到宿舍我和几个同学写出“吴雪是好领导，好老师！”的大标语覆盖在别人的大字报上。

这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突然有轻轻敲门声。我开了门很惊诧，是神态沮丧的吴雪老师站在我的门前。我快速地把她拉进屋里，他坐在我面前泪水滚了下来……我不知所措地说：“您怎么了？怎么了？”

他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存折：“你帮我把它收藏一下，我的小儿子还很小。谢谢你理解我。郭小川死了……我走了。”

看着他颤微身体走下楼梯，我知道他说著名诗人郭小川之死对他有着非同凡响的意思。他把仅有的几百元存折交给我让我产生了他是一去不回的感觉。我的身体开始发冷，快速追到楼下，追上他拽住他的衣袖说：“吴雪老师您……您不会有事的，您做得对呀！”他笑了，是苦涩的笑，说：“你是个好孩子，可你还太小啊。别在这儿说了，对你不好。回去吧，如果我明天不来……”他没说下去，自己走了。我摸着贴在胸口的存折，感觉它很烫，我忍不住，哭了……

他没有被抓进去，因为就在那几天“四人帮”被粉碎了。他从学院调到文化部做副部长，正赶上我毕业。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我想留校。他不同意，就说了一句：“你适合到剧院去。”这样，我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他在部里闲暇时总来剧院排戏，中午哪里也不去，愿意躺在我的床上休息。我每次给他跑到东单东南角那家四川小店买担担面。

他先后给我拍了几部话剧，从他身上我慢慢领会和挖掘艺术的真谛。直到今天，我在运用手中道具时总忘不了他的话：“那是为人服务的。”

他走了，是默默走的。我因为知道的晚没有赶回北京，但在他追悼会的那天我让人悄悄送了一个花圈，摆在不太被人关注的地方，但我知道他能看见。

尊敬的吴老雪，原谅我第一次这样叫您，因为这个名字太亲切了。您的人和您的名字一样，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我爱你——吴老雪！

我心中的那座表演“金山”

孙彦军

1977年是我从中戏毕业要决定去向的重要年份。记得那年元月的一个下午,北京的天气很冷,当时中国话剧团的肖驰老师打电话给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当时没来得及多问便匆匆赶到东单北大街95号(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肖驰老师已在剧院的传达室等着我了,没有多说什么便神秘地带我走出剧院的大门。

我们匆匆地穿过东单三条的胡同,走进了一家宾馆。我被她的神情弄得有些紧张,也许是天很冷的缘故,我下意识地裹紧了我的大衣。肖驰老师笑了,她也平息了一下兴奋的情绪,把围巾从头上摘下,很自然地在脖子上缠了一圈,然后对我说:“别紧张啊。待会儿你看见就知道了。”

我把大衣扣一个一个扣好,又轻轻地跺了跺脚,仍有些不解地问:“要见谁呀?我认识吗?”肖驰老师还是神秘地笑笑:“别问了,马上就见到了,走吧!”

我们在八层的一间房门前停下,肖驰老师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门里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把我们请进屋里。一进门,我就看见从沙发上站起一个人来,六十岁左右,一身黑色的皮衣皮裤,头发很长,手指缝里夹着半支快要燃尽的香烟,眼神中透着沧桑和锐利。

他的目光并没有在我身上停留,而是随着爽朗的笑声不停地打量肖驰老师。我发现肖驰老师的眼圈红了,泪水在她的眼里转动。我从那笑声中忽然发现,眼前这个长者就是著名的艺术大师——金山。

我也在刹那间激动起来,使劲地回想金山大师在电影《夜半歌声》和《风暴》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风暴》中他扮演的施洋大律师的那段独白。当时的我是幼稚和单纯的,从进屋那一刻起我的眼光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身影。我

感到，他的笑声虽然沙哑，但很亲切；他的目光虽沧桑但又柔和而慈祥。我看到他的香烟快烧到手指了，便替他担心，于是轻轻地把烟灰缸放到他的面前。但烟灰还是落在了他的身上，他随意地抖了抖身上的烟灰，这时才转身看着我。

肖驰老师向他介绍我是中戏刚刚毕业的学生，当然免不了夸奖我一番。他又点燃了一支烟，然后把背靠向沙发。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者是什么勾起了他的回忆。我站起身恭敬地向他问好。他突然把刚点燃的烟捏灭在烟灰缸中，转回身看着我，那神态很深情。我的脸有些发热，心在扑通扑通加速地跳。金山大师用他无比有魅力的动作突然指着我对肖驰老师说：“你看，你看，你看他很有些像当年的我呀。演保尔……啊？他可以演保尔！”他也有些激动，随手又拿起一支烟，几次想点燃都没有点，只是把香烟在手指里快速转动着……我有些莫名其妙的紧张，越发激动了。我轻轻地说：“我练台词的时候喜欢念您演的施洋大律师的那段。”

他的眼里放着光彩，擦着了火柴，但仍然没有点。他把点燃的火柴捧在手里使劲地晃了晃说道：“好啊！你念几句我听。”

肖驰老师朝我努了努嘴，她期待的神情我理会了。我站起身，施洋大律师的影像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显现，我感觉血液在往头上涌：“……今天下午四时许……姜老太爷……”我一口气说完了，我的身上汗珠在大衣里滚动。

金山老师一直闭着眼睛，一段段烟灰落在他的腿上……他笑了，笑得很开心，招手让我坐在他的身边。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最乖的。我脱掉大衣走到他的身旁，像《雷雨》里的大少爷一样，很有规矩地坐在了他的身边。此时我的脸是潮红的，头上还有微微的汗珠儿。他看看我，对肖驰老师说：“啊……真的不错，可以演很多戏呀！”

肖驰老师马上说了带我来的本意：“是啊。但他被大庆要回去了，您和大庆的领导都很熟，要是能给我们留下就最好了。”

金山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肖驰老师，并且还告诉我，他要把《初升的太阳》拍成电影，很快就要投入。我很能理解他要拍这部戏的心情，他的妻子孙维世是周总理的干女儿，也是著名的戏剧导演艺术家。孙维世在大庆艰苦创业的时候开始深入生活，写出了话剧《初升的太阳》，后来她受“四人帮”迫害含冤死在狱中。金山也在不久后入了大狱。我这次见到他就是他刚刚从监

狱出来。

自见到金山老师后,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我期待着他能和大庆的领导讲我的情况,并能愉快地到国家剧院工作。

1977年3月28日,我在泪水中告别北京回到了大庆。

早春的大庆天气仍然寒冷,和我心情一样,迎接我的是漫天的大雪,风刮得几乎让我睁不开眼睛。我被大庆文化局的几个领导接到了驻地,吃了碗热面后,局里的领导告诉我先不报到,要马上参加金山导演的《初升的太阳》剧组。

大约是晚上,我被送到大庆的创业庄,见到了刚刚分别不久的金山老师。他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他的面色比我在北京见到的那次好了许多,还是不停地抽烟。这次见面他和我开了个玩笑,他说:“这回好了,专家回来了!”我当时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他让我和他一块吃晚饭,我记得是两盘韭菜馅的饺子,没有菜。我没敢放开肚皮吃,撒谎说我吃过了才来的。他吃得很香,边吃边说:“这很不容易了,真的不容易了!”我不知道他的感慨是什么,就说:“老师,您说什么不容易呀?”他嘴里吃着饺子对我说:“饺子呀,饺子!真是谢谢他们了!这样的季节里能吃到韭菜……啊?”我说:“您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出来了,大家都很尊敬您,吃几个饺子也没什么呀。”

他问我,“四人帮”猖獗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进了监狱,有的人没进去还为“四人帮”工作?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就顺口说了一句:“可能是他们的错误改正得好吧!”

他听了我的回答,嘴里的饺子差点吐出来。他很严肃地看着我说:“不是的,不是你说的那样。什么是改正好啊?”见我不好好回答,他又问:“还认识谁,喜欢谁?”

我不假思索地说:“吴雪,吴雪是我心目中非常尊重的人,他也差点进去!”

他突然放下筷子不吃了,眼神刹那间变得很阴郁。我感受到了他突然的变化,但我实在不知道这种变化是为什么。我还是抑制不住地和他讲了吴雪老师怎样遭到不公对待及戏剧学院如何批判他的错误思想,还讲了诗人郭小川迫害致死后,他找到我把几百块钱的存折交给我替他保存的事……金山老师突然发出了一阵不知所以的大笑,也许是他的笑声有些怪,我似乎明白了

什么,不敢再往下说,便说:“老师,您的饺子都凉了,快吃吧!”他摇摇头点燃了一支烟:“不吃了。你今天刚到累了,去早点儿休息吧!”

我和金山老师的认识让大庆文化局的同志很意外,他们对我非常的客气,我也决定参加他导演的《初升的太阳》。但我心里一直期盼着金山老师能在大庆帮我通融,以便让我早些回到北京。那些日子可谓心急如焚。

大约4月初的样子,沈阳军区歌舞团来大庆演出,我作为陪同金山老师的一员也参加观看,我挨着金山老师就坐。开演前他对我仍然很热情,问了我一些工作生活的事情,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又问我什么时候到他的组里报到?他说他的一切事情都要听大庆领导的安排,我没有再多问。他很高兴地看完了演出,谢幕鼓掌之后,他突然拉过我的手说:“大庆有六十多万人,要有一支专业的演出队伍,你是专家,还是留在这里好!”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到我的头上,刹那间我感觉回北京的事情完了。我记得我是恍恍惚惚送他上的车,他的车开走了很远我还在原地站着,神情沮丧透了。

我服从领导的安排参加了《初升的太阳》的拍摄,但我的情绪始终不好。我无心关注我演的什么角色,心里始终在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金山老师突然变了,在北京答应我好好的呀,是我哪里说错了,还是我做错了什么?

那段时间,我无法把我的心思放在戏上。于是决定给吴雪老师写封信,把我的苦恼跟他说说。我知道吴雪老师很喜欢我,我也敢什么都说。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寄给了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兼中国话剧团团长吴雪老师。他没有给我回信,但我调回北京的事情他已经交代了下面的团里,还找了当时的石油部领导。这个消息是石油部一个贴近领导身边的朋友告诉我的,我很激动。可由于我的情况特殊,大庆的领导不同意放我。那时正是全国工业学大庆的时候,大庆的事没有小事,谁也不能对大庆下强令。我度日如年。

由于《初升的太阳》动用了太大的人力和物力,拍摄遇到了很大的难度。加上剧组风传个别人有作风问题,事情闹得很糟。此时正好赶上大庆要组织演出队伍赴北京给中央领导做演出,文化局的领导把我抽走了。

当时我很年轻气盛,我调回北京的事使金山老师有些生气。所以我走的时候没有和他告别。以至他后来在北京见到我时还说我是逃兵,这是后话了。

1979年3月,经历众多坎坷和波折的我终于回到了北京。我如苏醒的禾苗,饥渴地吮吸着话剧复苏的春天气息。1980年春天,剧院决定复排夏衍的